

一支入缅浴血奋战的远征军 两个天才狙击手的生死较量

那些英勇的战士，默默将热血浸入大地的小卒。
史书上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，
而我，或你，不会忘记他们。
这是属于他们的荣光。
谨以此篇，献给中国远征军的士兵。

[完美珍藏版]



金满 /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阅时光
Readingtime

远

金满 / 著

9 787302 100000 >

7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远征 / 金满著. — 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4. 7

ISBN 978-7-5511-2045-6

I. 远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9005 号

书 名: 远 征

著 者: 金 满

责任编辑: 李 爽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封面设计: 博雅工坊·肖杰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29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045-6

定 价: 3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谨以此篇，献给中国远征军的士兵，
那些英勇的战士，默默将热血浸入大地的小卒。
史书上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，
而我，或你，不会忘记他们。
这是属于他们的荣光。

——题记

1941年12月的一天，滇黔边境的苍莽群山被天际一轮皓月映得千山清冷，大山深处亮起一簇橘黄，灯火如豆。

月光穿过木窗，在原木钉成的墙上投下一个田字。田字映在熊皮上的时候，岳昆仑已经醒了，他在黑暗里眯缝着双眼，盯着熊皮发了会儿呆。被竹篾撑开的熊皮在墙上占去很大一块地方，看得出是一头成年公熊，皮子厚实完整，没有刀伤弹孔。老猎人看皮子就知道，猎捕这头熊的人是把好手，子弹一定是从熊眼里射进的。熊是岳昆仑十五岁那年打的，熊皮在墙上已经挂了八年，爷爷不准他动这张皮子，说要留给他娶媳妇用。

岳昆仑十八岁那年，老汉托山外盘石镇的媒婆替孙子说门亲，后来两个挑夫将媒婆用一顶滑竿挑进了山，滑竿后面跟着个大屁股、大脸盘的妮子。

老汉给媒婆上的是压箱底的洋烟丝。媒婆嘟起嘴，“噗”一声吹着纸媒，把火凑到黄铜烟嘴上深吸一口，满脸褶子慢慢地舒展开来。

“咋样？”媒婆脸上挂笑，得意地往妮子方向侧下头。

“好！好！”老汉看一眼粗手大脚的妮子，一张斧削刀斩的黑红脸膛堆起满意的笑容。

大脸妮子不停地往嘴里塞熏肉干，两眼骨碌碌地打量着两间简陋的木屋。

“有田吗？”妮子嘴缝里挤出含混的声音。

老汉愣一下，“山坳里有几亩苞谷地。”

“有水田吗？”

“……没水田……山上种不了稻子，咱猎户不兴种田……不过到年根还是有余粮的。”

“家里人丁呐？”妮子的脸冷了下来，也一眼坐在门槛上闷头擦枪的岳昆仑。

“伢子爹娘去得早，就伢子和我做个伴。”

媒婆走的时候向老汉讨了几个黄铜龙圆付挑夫钱，带走了剩下的洋烟和一条野猪腿，妮子往几个兜里塞满熏肉干跟着回去了。个把月后老汉托人到盘石镇上问信，回来人说：“妮子嫌你家没水田，人丁还单薄，让你找下家。”老汉叹了一口气。后来媒婆又给说了几个，对家不是寡妇就是瞎瘸哑聋，岳昆仑暗里一咬牙，也就断了娶媳妇的念想。

墙上的月光从熊皮移到猎枪上的时候，岳昆仑估摸着有四更了，便轻手轻脚地下了床。火镰“嚓嚓”两下，点着了桌上的油灯。老人的瞌睡轻，里屋传出爷爷轻微的咳嗽，猎狗也在门外“嗯嗯”地挠门。

“伢子……现在上路露水重。”

“不碍事的，早点赶到镇上占个好码头，货能卖上价。”

今天是镇上的圩日，兽皮、药材、山货头晌已经打包扎紧在木背架上，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靠在屋角，提起来拍拍，扎得很结实。岳昆仑手上捏两根布条拉开门闩，猎狗裹着寒气扑腾进来，两个前爪不停地往他的身上挠。

岳昆仑站在门口熟练地打好绑腿，把两条麻绳扎上草鞋。月色下的群山烟雾氤氲，岳昆仑抬头望一眼，用力吸进一口带着草木清香的寒气。他喜欢这苍莽的大山，喜欢这繁茂的森林。他熟悉山林里的一切，就像熟悉自己的家，这里是他的家，就算娶不着媳妇他也觉得满足。岳昆仑以为日子会这样地下去，他不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站在木屋前眺望，而后的岁月，伴随他的是冰凉的步枪和滴血的刺刀。



岳昆仑举着松脂火把翻过了几道山梁，转头回望，木屋位置还亮着两点火光，一点是窗口透出的油灯，一点是爷爷提着马灯站在门口。

“爷爷——你回吧——”岳昆仑回转身，一手笼在嘴边喊，山峦间荡起悠长的回响。

“伢子——路上小心——早点回来——”老汉嘶哑的嗓音远远传来，几只斑鸠扑棱着翅膀从林里惊起。

“我会回来的——”喊完这一句，岳昆仑突然就觉得爷爷老了，那个曾经像座大山一样的汉子一天天干瘪下去，他有点放心不下。

“阿黄，回去，陪着爷爷。”岳昆仑蹲下挠挠猎狗的脖子。

猎狗箭一样消失在山路上，岳昆仑摸一下插在木背架上的砍刀，回转身一步紧一步地向前走。他还有几十里的山路要赶，天亮前得赶到盘石镇圩集上。

草鞋扎了麻绳抓地牢，山林里响着岳昆仑轻快的脚步声。

“盐巴、钢珠、火药……兽夹也该找铁匠修，还有烟丝，有余钱的话就替爷爷扯块布做身衣裳……”

岳昆仑一路盘算着在镇上要买的東西，脚下却丝毫没有泄力，火把照出的光晕在黑夜里一荡一荡。

岳昆仑突然一个急停，几条膀大腰圆的人影杵在山路上，腰上都对插两把大镜面匣子。几条大汉与岳昆仑隔几米站立，火光将他们的脸照得不甚清晰，都是生面孔，岳昆仑知道是遇上劫道的胡子了。山里原来的胡子和猎户相互都照过面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彼此倒也相安无事。近些日子山上新进了几伙胡子，都是从东北来的，听说那边叫东洋人给占了，想来是混不下去才奔了西南。

“你是谁？”对面一人发话探路。

“我是我。”岳昆仑自小在山里长大，和几个胡子还是朋友，对黑话切口烂熟。

“压着腕！”对方声音低沉。

“闭着火。”岳昆仑右手抱左手搭在左胯上，算是行了礼。

“有喷子么？”

“无。”岳昆仑确实没带猎枪。

“有青子么？”

“有。”岳昆仑朝插在背架上的砍刀侧下脑袋。

“从哪盘过来？”

“里口来的（这个地盘的）。”岳昆仑顿一顿，“老大，看你可不像这梗子（山头）的。”

“我浪飞，满转，插旗呢，口渴，只好别梁子。”几个胡子的手已经离开了腰部。

“局红管亮，人欢马壮，大家托福太和。”火光把岳昆仑的眼睛映得晶亮晶亮。

“太和太和，大家都太和。”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几条大汉让开了路。

2

天色透出暗青的时候，岳昆仑赶到了圩集上，头发和肩膀被露水漙得湿漉漉的。盘石镇两排高低错落的老屋夹出一条曲折蜿蜒的石板小街，石板路上降了霜，被赶早集的山民踩出一个个脚印。岳昆仑在小街转角找个地儿，摊开油布把山货一样样摆上。等把东西拾掇齐，街两侧已经被商贩占满。岳昆仑左边支起了一个米线摊，右边一个货郎刚放下挑子，红红绿绿的东西正往绳上挂。米线摊的大铁锅一会儿就蒸腾出热气，辣子的味道直往鼻孔里钻，岳昆仑揉揉鼻子，打了个山响的喷嚏，他觉得有点饿了。

岳昆仑抓着几条熏肉干蹲在屋檐下干嚼，没吃几口就被噎住了，不停地打嗝。米线摊老板围块油腻的围裙已经开始忙碌了，一会儿调过头来看一眼这个后生。

“喝一碗热的顺顺？”老板冲岳昆仑问一句。

岳昆仑一边拍着胸口冲老板摇头，一边又冒出一个空嗝。老板乐了，岳昆仑也乐，一咧嘴，满口白牙。

飘着红油的辣子汤用粗瓷海碗盛了，递到后生面前。岳昆仑犹疑了一下，



不知道该不该接。

“拿着，不要钱！”老板干瘦的脸上泛着常年日晒风吹的黑釉色。

岳昆仑接过海碗连灌几口，顿时觉得浑身都舒坦了，一会儿头上就蒸起了白色的汗气。

“不白吃你的，我摊上看中哪样，随便拿一样走。”岳昆仑把碗放回米线摊上说。

“哪能呢，一碗汤水的事。”

岳昆仑又咧嘴乐了，回到屋檐下继续蹲着，街上已经有了买东西的行人。

岳昆仑东张西望地蹲了半袋烟工夫，北面一片杂乱的马蹄声越传越近，震得脚板一阵阵地麻。岳昆仑伸长了脖子朝北面看，按这动静，少说也有百来匹大马朝这边奔过来，这在山里不多见。随着马蹄声逐渐接近，街北那边骚动了起来，不一会儿一列马队“哒哒”地小跑过来。山民都聚在屋檐下看稀罕，这些马比马帮的马高壮威风，马上的人个个精神抖擞——一水儿的青灰色军装，帽徽上嵌个青天白日图案，步枪挎在背后，飘着红绸的大刀片在阳光下闪着寒光。

“让开让开！不许堵路！”几个穿绿呢军装的军官在马上左右挥舞马鞭，马鞭凌空甩出阵阵脆响，路上的山民忙不迭地避让到路边。

“听说了吗？东洋人马上要打西南了。”右手边的货郎跟岳昆仑搭茬儿，浓重的北方口音。

“不能吧？政府现在不都在重庆吗？都说东洋人把北边大半个中国给占了，东洋人长啥模样我都还没见过。”米粉摊老板凑过来说。

“长啥模样？！都说东洋人只有桌子高，却足有一张桌子宽，眼睛有铜铃那么大，鼻子底下长一撮黑狗毛，见过的人都死绝了！”一个蹲板凳上吃米粉的山民咋咋呼呼地说，边上马上聚过来一圈儿人，脸上挂着惊异的神情。

“东洋人是方的？”一人问。

“吓！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还听说了，东洋人都没长心肺，所以抓住中国人就开膛破肚，专挖心肺吃！”板凳上的人“啪”地放下筷子，手掌在一个人的胸膛上一划，那人浑身一抖，避鬼一样跳开几步。

“……你……你见过？”跳开的那人颤声问。

“……吓！你这瓜娃，见过的人都死绝了，我……我听人说的。”

“又是个摆空话的壳子！”围着的人一阵起哄，吃米粉的主讪讪地端起碗，吱溜溜地吸啜辣汤。

“大哥，听口音你是从北面来的，你给大伙儿说说。”岳昆仑听得津津有味，勾着头问货郎。

“唉……作孽啊……”货郎叹口气，边上有想听的把手上刚点的旱烟锅递了过去。

“我们那几管东洋人叫鬼子，长得确实矮壮结实，鼻子下留一撮小胡子，穿一身黄皮。这些都不是人呐，是一群畜生！”

货郎脸色铁青，闷头抽两口烟，烟锅里火光明暗，“我们村几百口人，都叫鬼子杀了，活埋、机关枪扫、剃脑袋……年轻闺女当着乡亲的面被糟践，几十个鬼子排着队糟践一个！可怜我那弟弟……”货郎的声音哽咽起来，围着的人一片静默，这是他们生命里未曾有过的经验。

“我弟弟性子躁，抡个铡草刀扑上去救那闺女……人没救下来，自己被几枪托砸倒了……”说到这，货郎呜呜地哭了起来，有人接过烟锅又给货郎续上烟丝。

“禽兽啊！”货郎抽几口烟定定神，“我弟弟死得惨，被倒吊在村口大树上剥皮，剥一块上一层药粉止血，我弟弟被吊着惨叫了两天才死，遭了多大的活罪。”货郎眼珠血红，一眨眼就是一串泪珠子，“我是躲在粪坑里两天才拣了条命，可这样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儿，一想到弟弟的惨叫，这里痛啊！”货郎咚咚地擂着胸口。周围的听众发出一片“啧啧”的声音，意思多样，有叹息的，有仇恨的，更多的是庆幸没见过鬼子。岳昆仑起先是听人讲古一样听着，后来脸色就不好看了，拳头捏得咯咯作响。

路边一干人聊着，不知不觉马队就过去了，然后是一辆辆的军车，车上站满国军，也有在路上走的，都扛着枪。一辆军车拖着炮，拐弯拐急了，“咣”一声扯倒了米线摊，一锅滚烫的油汤溅了出去。几个在路上走的国军躲闪不及，被烫得吱哇乱跳，米线摊老板神情惶惑地木在路边。

“操你娘的！瞎了你的狗眼！”一个大腿被烫着的老兵冲上去抡圆了就是一巴掌，老板顾不上捂脸，惊恐间拿着手里油腻的抹布就去擦老兵腿上的油汤。老兵抬腿一脚把老板踩翻，赶前一步抡起枪托就往下砸，边上的百姓闭上了眼。

步枪被一人猛地握住，老兵连扯几下没扯开。

“干啥打人！”岳昆仑瞪着老兵。

“你敢抢枪？！”老兵一吼，边上呼地拥上来几个兵。

岳昆仑自小随爷爷习练咏春拳，几个兵几乎同时扭住他发力，岳昆仑脚下外钳阳马随念而生，身子便像长了根的木桩。几人几下没有按倒岳昆仑，便缩回了手换成拳头。咏春拳拳快而防守紧密，常用“有手无脚”来形容其手法之快。几个人眼前一花，感觉拳背先被黏住，岳昆仑一个甩手直冲，“寸劲”往前一送，几个兵摔了出去。

边上的老兵“哗”一声扯开大栓，“再动就打死你！”

步枪顶上了火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岳昆仑，边上的百姓一看要出人命，轰地散了。

岳昆仑瞪着枪口，身子僵着。几个兵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冲上去用枪托一通乱砸，岳昆仑顿时鲜血披面。混乱中几个兵挡住了枪口，举着枪的老兵迟疑了一下，岳昆仑已经抢出了人堆，一张血脸逼到了面前。老兵心里一紧，枪管猛地移转，还是晚了一瞬。岳昆仑左手往上一撩枪管，右拳紧跟了上去。老兵本想吓唬一下这杠头，没想真遇见个浑的，脑子里正转着筋要不要开枪，一记老拳已砸在腮帮上，眼前顿时满天星斗，一口牙来回晃荡。老兵脸上吃痛，手指下压，一声清脆的枪响在空中回荡。

“谁在开枪？！”一名军官骑着战马从队伍后边冲了过来。

老兵没机会喊“报告”，他正被岳昆仑摁在地上。岳昆仑左手捏住枪管，右拳在老兵的脸上来回地捣。

“停手！”军官一勒马缰，战马一声嘶鸣，前蹄腾空，军官的马鞭顺势抽在岳昆仑的背上。粗布衣裳应声而裂，一道血迹从裂口里淌出。几个兵七手八脚把地上两人分开，岳昆仑被反拧着胳膊推到马前，老兵捧着烂番茄一

样的脸，摆个立正的姿势。

“田永贵！你个狗日的为什么开枪！？”军官倒不护短，一鞭子抽在老兵的肩上，老兵痛得一咧嘴，身子晃下又挺直了。

“报告连长！有人要抢我的枪！”

“你要抢枪？”军官用马鞭一挑岳昆仑的下巴，岳昆仑一梗脖子，锥子般的眼神刺过去。

“他打人。”岳昆仑瓮声瓮气地回一句。

“看你倒是条汉子，想不想吃军饷？”军官突然很欣赏这个人，这个愣头愣脑的后生，眼里有他熟悉的东西。

“不想。”岳昆仑回得干脆。

“现在国难当头，想不想也由不得你！”军官脸色一变，这个兵他是要定了。

3

山路盘绕曲折，岳昆仑推着大炮，舔下焦干的嘴唇，目光越过前面壮丁的肩膀，看那连绵不绝的部队走成一条长蛇。队伍最前面是骑兵，后面是装满士兵的卡车，再后面是步兵和辎重，辎重有的用卡车拉，有的用骡马拖，岳昆仑所在的壮丁队伍就走在骡马和辎重的一侧。所有壮丁都用麻绳捆了，百来人一串，枪押着跟随大部队往西走，白天走路拖炮，晚上围成一圈儿睡觉。路上壮丁只喝稀粥，一天两顿，一人一碗，米汤稀得能照见人影。岳昆仑前后看看，又低下头推炮，白天要跑铁定挨枪子，晚上跑也许挨枪子，也许不挨，只能赌了。

天色擦黑的时候部队在一片开阔地停住过夜。喝完稀粥，士兵用枪押着一串壮丁围成一圈儿睡觉，不一会儿鼾声四起。岳昆仑在黑暗里眯着眼观察，周围一片静谧，哨兵挎着枪在远处来来回回地走。最近的山林离这里有几里路，只要能穿过这片开阔地，进了山林他就像游鱼入海。可岳昆仑还是想等下个机会，这几里路太容易被马追上，而且不容易躲开子弹。



过了十来分钟，岳昆仑阖上的眼皮又微微睁开，边上响起铁器摩擦麻绳的细微声响，几个壮丁都醒了。

“你干啥子？”一个四川壮丁把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干啥子？干锤子！老子要跑。”割麻绳的人压着嗓子骂。

“就怕跑不脱……”又一个声音。

“跑不脱也要跑！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！”

“要被饿死还不如被打死来得爽快！”又一个声音在骂。一路上已经饿死了许多壮丁。

“就是，我家有田有地，虽然不富，也饿不死，为啥子偏要当兵！”

黑暗里窸窣窣的声音响了一阵，一个人影蹲着走到岳昆仑面前问：“你走不走？”没等岳昆仑回答，人影几下解开了他手上的麻绳。岳昆仑本想告诉他们那片开阔地很难逃脱，随着手上绳索松开，岳昆仑一咬牙，跑不了不就是死球，没啥大不了的。

五六条黑影猫着腰小步疾跑，在大炮、军车后躲一会儿，看游动哨过去了再往下一台炮跑。不一会儿几人都穿出了营地，没有被岗哨发现。眼瞅摸出了营地百来米远，几个人脑门上都沁出了冷汗。两个壮丁耐不住性子，撒开脚丫子开始狂奔，岳昆仑一把没薅住人，两人已经蹿了出去。岳昆仑知道坏事了，这片田野上一丛丛的蒿草四处散落，这样急跑，肯定会惊起飞禽。随着几只野鸡扑哧哧地自蒿草中飞起，营地方向一声枪响骤然惊起。子弹破开空气发出短促尖利的声音，弹道贴着岳昆仑耳边擦过，在前面飞奔的人的后脑勺上开出一个血窟窿，那人棉花袋一样扑落黄沙。“站住！”几个哨兵拉枪栓的声音清晰可闻，田野上几个壮丁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炸了窝。

岳昆仑提着气拼命地跑，一丛丛蒿草飞速地后退，他想到自己打猎时追逐的麂子，麂子也许和他现在是一样的心情。夜色下灰白色的是田野，深黑色的是森林，只要自己能融进那片黑色，就可以活着回家。岳昆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从营地里冲出来的几辆摩托车也嗡嗡地响。几道上下跳动的光束刺破黑夜，一个个奔跑的身影被光束罩住，车灯越来越近。稀疏的几声枪响过后，几道光束交叉着集中到岳昆仑身上。岳昆仑的眼睛被白花花的灯光刺痛，

他跑得太急，眼前游起一粒粒蝌蚪一样的亮斑，肺部像被一只大手捏着一样。已经快到了，再坚持几十米，子弹嗖嗖地打在脚边，激起的土坷溅在腿上生痛。追赶的士兵在喊些什么岳昆仑已经完全听不见，求生的本能充斥他每一个毛孔。他已经嗅到了熟悉的草木清香，皮肤因为接触到森林特有的湿寒而泛起鸡皮。岳昆仑突然飘了起来，然后就失去了知觉，他被从后赶上的摩托车撞翻。

一桶冷水浇在岳昆仑头上，岳昆仑一个激灵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和另两个壮丁在地上趴绑着，几米外躺着几具逃跑壮丁的尸体。

“你们看着，这就是逃跑的下场！你们还有谁想跑，也会和他们一样！”一名军官在岳昆仑脸边上来回走动，马靴踢起的泥土扑了他一脸，周围黑压压站成一片的壮丁鸦雀无声。

“一人两百板，以儆效尤！”军官一声令下，三名士兵手提军棍踩住三人后背。

“等等。”

岳昆仑听声音知道是那个抓了他壮丁的连长。

“老林，这小子我要了。”

“老段你的眼还真毒，就这小子，居然能全速跑完三里，三个轮子的骑兵都差点没撵上他，就是有点呆，只知道跑直线。”

“行了，改天兄弟请你喝酒！”

“别净给我来虚的，上回喝酒还是我付的账。人可以给你，但你也得给我留样东西。”

“你小子想都别想！”

“行，给我打！”军官对着几个士兵一挥手。

“狗日的！给你了！”段连长抽出左腰的王八盒子拍在对方手里，“你说就鬼子这么个自杀都卡壳的破撸子，值得你费这么大劲儿惦记吗？”

“破撸子你还当个宝一样收着！”

“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……把他带回去！”段连长一挥手，两名士兵上去架着岳昆仑就走。

“老段——到了保山请我喝酒——”军官扯着脖子对着段连长背影喊。

“老子请你喝个锤子——”段连长的声音远远传来，魁梧的背影溶进了



夜色。

“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我打！”

噼噼啪啪的板子声和撕心裂肺的哀嚎声响了个把小时，有胆小的壮丁吓尿了裤子，天没亮两个挨板子的壮丁就咽了气。

岳昆仑被带到段连长的连队后，境遇稍要好点，不用再和壮丁捆在一起，吃的是干饭，也不再推炮，就是和一群当兵的混在一起，浑身不得劲，逃就更别想了。岳昆仑的爹活着的时候，教岳昆仑识得一些字，他身边穿青灰军服的老总，胸章上都写着——陆军第200师第598团第一连，再下边是什么士、什么等级的兵之类的字。岳昆仑不明白这些都什么意思，也许和保长替他们编的户号一样。岳昆仑暗里数着日子，从盘石镇被抓走，到部队在保山石板桥村停下，路上走了九天。他从没有离家这么远，爷爷肯定是急坏了，瞅着机会他还是要跑。

4

部队驻扎下来后，岳昆仑没有像其他壮丁一样被送去新兵训练处，而是直接编进了连队。连队就驻在村头，一边担任警戒任务，一边整训。连队分散住在当地百姓家里，村头三间瓦房一堵带门土墙围出的人家就是岳昆仑所在班住的地方。

岳昆仑被一个通信兵推进屋的时候，屋里十几个当兵的已经收拾好靠窗一溜码齐的铺位，步枪在对墙那儿整齐地靠成一排。岳昆仑往通铺上睃一眼，铺上有松绑腿的，有吃烟的，有耍钱的……酸溜溜的汗味和脚丫子味直往鼻子里冲。

“壮丁咋往这儿送？”坐铺沿上抽旱烟锅的红方脸皱了下眉头，沧桑的目光落在岳昆仑身上。岳昆仑还穿着出山那天的粗布衣服，一路上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了，汗渍混着尘土黏在身上，眼却闪着精光。

“不知道，连长命令的！”通信兵把一摞军服放在铺上，又往上压上一双圆口布鞋，转身出了屋子。

“妈了个巴子！我们‘尖刀连’啥时候成收破烂的了？”骂骂咧咧的人岳昆仑认识，就是他在盘石镇上揍的兵痞田永贵。一路上田永贵带着刺的目光在他身上来回逡摸，现在又和他编在一个班，田永贵满脸不忿。

“狗蛋，领他去洗个澡。”红方脸没搭理田永贵，冲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娃娃兵说。

“得令！”狗蛋一骨碌从铺上出溜下来，趿拉上草鞋到处找洋皂铁桶，一身肥大的军装在单薄的身体上来回晃荡。

“走吧，新兵！”狗蛋拍下木桩一样杵在屋当间的岳昆仑，顺手把铺上的新军装带了。

狗蛋先领着岳昆仑去炊事班，没有热水，就把岳昆仑带到村里水井边。

“能洗吗？”狗蛋也斜着眼看这憨头土脑的新兵，十二月的天风冷飕飕地刮，士兵们都穿着冬装。岳昆仑也不搭话，踏上井台吱呀吱呀顺着轱辘吊上一大桶水，岳昆仑从小到大洗澡就不怎么用热水。

狗蛋蹲在一棵歪脖子树下，羡慕地看着脱剩个裤头的岳昆仑。岳昆仑是那种穿着衣裳显瘦，脱下衣裳一身腱子肉的品种，打小的习武和捕猎经历，将他的体形磨砺得像头蓄势待发的豹子。一桶清亮的井水迎头浇下，岳昆仑一甩头发，长吐一口气，古铜色的身体上很快氤起丝丝白气。

“我叫狗蛋，你叫个啥？”狗蛋把洋皂抛过去，岳昆仑一把接了。

“岳昆仑。”

“巧了，前段我们刚在昆仑关和小鬼子干了场大战，还打死鬼子一个大官，好像是个少将。”

狗蛋说的是1939年底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战役，200师作为主力参加了此次战役。此役日军在昆仑关留下八千多具尸首，日军第12旅团军官死亡达85%以上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。国军也付出了惨痛代价，阵亡接近三万，舆论称此役为“昆仑关大捷”。岳昆仑生长的滇黔大山消息闭塞，他只知道东洋人在打中国，对具体战事一头雾水。